

黑面具 译丛
BLACKFACE

谋杀故事集
2

Menacing little

Murder Stories

Stefan Dziemianowicz

斯蒂芬·赞米亚诺维奇
主编

纪俊超 等/译

珠海出版社

西方经典

谋杀故事集

斯蒂芬·赞米亚诺维奇 主编

珠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代西方畅销金榜文库·第2辑/[美]斯蒂芬·赞米亚诺维奇主编
希区柯克等著-珠海:珠海出版社,2000.12

I. 当… II. ①斯…②希…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西方国家
-近代 IV. 1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56939 号

ISBN7-80607-772-3/1·308 ¥104.00 元

中国广东省图书版权登记 19-2000-188 号

100 Sneaky Sleuth stories Copyright ©1998 by Stefan Dziemianowicz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00 by Zhu Hai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aror International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当代西方畅销金榜文库·第2辑

——西方经典谋杀故事集

©[美]斯蒂芬·赞米亚诺维奇 主编

策 划: 文思集成

责任编辑: 姚 力

装帧设计: 刘海啸

出版发行: 珠海出版社(珠海市人民东路银桦新村47幢A座)

电 话: 0756-2515348 邮政编码: 519001

照 排: 珠海出版社电脑照排中心

印 刷: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232工厂

开 本: 850×1168mm 1/32

印 张: 50.125 字数: 1200千字

版 次: 2001年4月第1版

2004年3月第2版

印 数: 10000

ISBN7-80607-772-3/1·308

E-mail: zhcbst@mail.zhuhai.gd.cn

定 价: 104.00(全4册,本册26.00)

侦探的生活并不轻松(代前言)

他们常常加班加点,超时工作,但却领不到超时工作的报酬。街头就是他们的办公室,他们必须千方百计地为委托人着想,但却无法提高合作者的待遇。他们的工作只有在别人出了差错或决策失误时才会有进展。他们受到权威部门的轻视,连媒体都拿他们作为取笑的对象。他们尽职尽责,总是希望把应承的任务完成得更好,但是,即使如此,他们也很少受到奖励。他们每天都处在枪口之下,可当他们真的倒下时,总会有其他人来顶替他们的位置。

而这,不只是那些能找到工作的幸运者的情况。

另外一些侦探,他们既没有佩戴过警徽,也没有挂出过写有他们姓名的“私家侦探”的招牌。他们是遍布全国各个城镇的普通男女。他们会被地方上的清规戒律羁绊,不得不在只注重大案的警方有所忽略的地方寻找蛛丝马迹。较之侦探技巧,他们受益更多的是爱打听的好奇心,驱使他们勇往直前的往往是他们的是非观而不是付费多少。他们不带枪,所以,总因过分自信而处在危险中。警察对他们采取屈尊俯就的态度,而罪犯也没把他们看成是解决不了的麻烦。一旦交了差,他们又会回到平平常常的生活状态中,既不引人注目,也不对他人品头论足。

但是,不管他们已经是同行中的庸中佼佼还是初学乍练的新手,他们只有拼命干才行。他们识骗局,缉盗贼,挫阴谋,擒真凶。他们没有什么罪案不能破,侵吞挪用,绑架勒索,巨额盗窃,间谍活动直至谋杀重罪。他们的眼睛不会漏过任何一个细小的线索:弹

孔的角度、孩子被诱拐的日子、疑犯衣服上的破裂处、死者的最后一餐、凶案发生的具体时间、委托人的职业，甚至罪犯提供的不在现场的铁证，在他们看来也不是无懈可击的。

收集在此的一百个故事，就是上述观点的佐证。一系列罪案的发现和破解，靠的就是那些有着敏锐的探究眼光的人们。靠少得可怜的线索，条分缕析，破解一个又一个疑点，最后，他们总能及时地把罪犯缉拿归案。

他们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好的侦探，就像好的魔术师，从不泄露他们的绝活儿。不管是什么人，增加些推理能力，凡事问一个为什么，这肯定是有益无害的。这有助于使我们变得谦卑起来。谦卑令侦探们能安全地进出最富有挑战性的场合，看到或听到那些不融入当地的背景就无法看到或听到的事情，避开繁文缛节，敲开一扇扇对穿制服的人紧闭着的大门，谦卑使得那些资深老辣或初学乍练的侦探能够渗透到我们的私生活中来，突破我们的心防，窥探到我们的秘密。

读过下面这些故事，你就会知道我们所言不谬。你会惊奇地发现侦探们如此谦卑——而我们自己却如此傲慢。

斯蒂芬·赞米亚诺维奇
纽约，1997

目 录

前 言	1
第六感官	H·R·F·基廷 1
超级字谜	伦纳德·芬利·希尔茨 8
雁过留声	莫里斯·萨克斯 15
凶案研究	菲莉斯·戴顿 25
祸起萧墙	特德·斯特拉顿 35
乱世无声	莱尔·罗伯逊 48
作茧自缚	伦纳德·芬利·希尔茨 52
恶人常喊喊	里克·哈塞 61
惺惺相惜	丹尼斯·威甘德 73
棒打鸳鸯	勒罗伊·耶克夏 84
冬雪初降	勒罗伊·耶克夏 89
摄影终局	勒罗伊·耶克夏 95
怒发冲冠	勒罗伊·耶克夏 100
糖票揭秘	勒罗伊·耶克夏 111
铜墙铁壁	罗伯特·A·加龙 116
雾都惊魂	小佛朗西斯·M·内文斯 128
釜底抽薪	莫里斯·赫什曼 135
移情别恋	肯·刘易斯 137
恶有恶报	约翰·L·弗伦奇 149

隐私杀手	乔恩·L·布林	157
水獭西蒙	乔恩·L·布林	161
一场虚惊	巴里·N·马尔茨伯格	172
走火入魔	威尔·F·詹金斯	176
陈仓暗渡	莫里斯·赫什曼	185
歪打正着	罗伊·弗伦茨	191
渎圣案件	H·R·F·基廷	194
孤胆女杰	C·J·亨德森	203
阴差阳错	巴兹尔·韦尔斯	213
富婆的小夜曲	丹·詹姆斯	221
世上最简单的事情	H·B·黑克	235
唱一曲屠杀之歌	丹·詹姆斯	241
他们越来越聪明	菲力普·夏普	255
什么也没有干的间谍	爱德华·D·霍克	262
笃信双 C 的间谍	爱德华·D·霍克	272
暴风雨	米奇·弗立德曼	282
良知的故事	阿姆布罗斯·皮尔恩	292
没有房屋的街道	爱德华·D·霍克	298
做个甜密的梦,亲爱的	波尔·W·费曼	304
一角钱,不在现场的证据	西希·俄尔尼	310
自投罗网的猪仔	史蒂芬·E·彻特	317
三个嫌疑人	约瑟夫·V·黑克	327
三个朋友与一具尸体	维可多·K·雷依	332
暂停在凶杀案中	史坦·科诺尔顿	341
与魔术接触	胡格·B·凯夫	351
圈套	约易·地威斯·韦恩	356
特拉伊诺的暗语	爱德华·D·霍克	361
紫罗兰命案	爱德华·D·霍克	366

野芥菜	玛西亚·莫尔	372
视而不见的太太们	胡格·B·凯夫	382
桑豪勒镇的女巫	H·沃尔夫·赛兹	387
弄巧成拙的凶犯	罗杰·托利	396

第六感官

H·R·F·基廷

克莱格斯太太患胳膊疼，这真是件大好事。她如果没患病，如果没对此采取措施，她右肘皮肤下形成的不知什么讨厌的东西就不会这么容易对付了；更重要的是，可怜的帕瑟曼老教授的处境要比现在糟多了。可是，正是由于她感到有些痛，给她看病的医生建议她做一个小手术。这样，那个星期克莱格斯太太去为帕瑟曼教授“料理家务”就成了星期二，而不是星期三。

就这样，她看到了拉尔夫。

那时，他正在教授的底层楼前整修草坪，还不时地把满箱的草送到灌木丛后的肥料堆上。对克莱格斯太太而言，这已经足够了。

“原谅我提到了那件事，先生，”她一边往钱包里塞工资一边对教授说，“我真的想说说那个家伙。”

“哪个家伙，克莱格斯太太？我不知道我们曾说过什么家伙。”

老教授有时有些尖刻，但克莱格斯太太喜欢给他干活。因为，尽管他年事已高，但一直埋头于他的写作和论文，一心做事，从不虚度时光。因此她并不理会他的反对，继续说她要说的话。

“你请来整修草坪的那个愣头小子，先生。”

“是拉尔夫，克莱格斯太太，”教授说，“一个在皇家盖洛韦学院学习想增加点儿收入而被雇为家庭佣人的年轻人。好了，对于他你想说什么？”

教授瞪了一下眼，好像他已经知道而不是意识到克莱格斯太太有一通对立的言论要发表似的。

她长出了一口气。

“我想你不该留他，先生。”她说。“我不喜欢他的样子，这是心里话。”

“克莱格斯太太，”教授用惯常批评傲气十足的本科生的腔调说道，“你不‘喜欢’拉尔夫的‘样子’可能是实情，不过你说过的或暗指他的其他事很可能不是。好了，你了解有什么对这个年轻人不利的事实吗？”

“事实？我不知道，先生。不过我有感觉。他对你不会有好处的，我有十二分的把握。”

“我亲爱的好太太，你真的只是因为你的某种神秘感觉就建议我停止雇用那个小伙子吗？他长相上哪一点让你不喜欢，看在上帝的份上，能否告诉我？”

克莱格斯太太想了一下。直到现在她还没想过去分析一下她的感觉。她只是有，并不那么强烈。

过了一会，她设法把话说得明白些。

“我想是他贼头贼头的样子，先生。”她说。“无论啥时候、啥地方他总是藏头藏尾的，就像动物那样，先生，像——”

她在心里想来想去。

“美洲虎，先生。他就像美洲虎一样走来走去，对，就是这样。”

“我亲爱的克莱格斯太太，你真的不能因为你不喜欢他走路的样子就攻击那个小伙子。”

但克莱格斯太太并没有就此作罢。一直到星期一，也就是下一次预定到教授家里干活的那天，她都在不时地想着那个年轻的花匠。甚至在做那个非常成功的手术的时候，她还在想着。到了星期一，当教授付给她工钱的时候，她又开始了上次的话题。

“那个拉尔夫，先生，我希望你能再想想。”

“再想想？”老教授纸一般白的脸上充满了粉红色。“让我告诉你，我亲爱的太太，想一次就够了，没必要想第二次。我已经花了一生的时间来和事实——可靠的事实打交道，克莱格斯太太，我现

在几乎不能放弃它们了。对不起，别再多说了。”

克莱格斯太太叹口气。“随你的便吧，先生。”

她尽管没再说什么，但却下决心保护老教授免遭虎狼的算计。她曾看见那人走过草坪，小心地躲开人从窗口往屋内窥视。

她想有一个办法或许能获得些“事实”。这时，她长期来往的朋友米尔霍恩太太碰巧被雇为皇家盖洛韦学院的清洁工。她一有机会就到她家里去拜访。第二个星期二的晚上，事情终于有了些眉目。

“哦，是的，拉尔夫嘛，”米尔霍恩太太说道，“我对他再清楚不过了。他还算秀气，有几分风流，但愿你理解我的意思。无论他说什么，我从来不讨好他。”

“我相信你没有，亲爱的。”克莱格斯太太说，她了解朋友多愁善感的脾气。“可是为什么他不在了你又唠叨个没完？”

“正是因为他不在。”米尔霍恩太太说。

接下来，整个事实就出来了。大约两个星期前，拉尔夫因被怀疑使用暴力攻击学校里的西班牙女佣而遭开除。那个叫罗茜塔的姑娘，尽管被痛打一顿还失去了工作，但仍拒绝说出是谁伤害了她。众所周知，由于拉尔夫被她所迷，也就没人再怀疑别人了。

“我猜想他现在回家了，天知道他住在啥地方。”米尔霍恩太太说着叹了口气。

“不，他没有回家。”克莱格斯太太说。“我对你说，亲爱的，他每星期二都要去给帕瑟曼老教授整修草坪。教授有几个装满古币、金子之类物品的箱子，那个拉尔夫要是有我想像的一半坏，他没准就会想办法去偷了，何况他现在还没有工作。”

米尔霍恩太太苍白的脸上出现了激动的红晕。

“我们必须帮一下忙，”她说，“就像电视上的美国骑兵那样。”

“是的。”克莱格斯太太说道。“不过当帕瑟曼教授看到你骑马来到他跟前，你知道他会怎样？他会摆手叫我们掉转马头走开。

要叫他相信，除非我们能拿出真凭实据来。”

她站着想了一下。

“罗茜塔，”她终于说道，“她必须得说话。”

由于罗茜塔几乎一句英语也不懂，也由于她固执地保持着沉默，克莱格斯太太的计划似乎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

但是，只有克莱格斯太太说的这一个办法。

第二天早上，克莱格斯太太被带到了罗茜塔的卧室，她的脸上仍青一块紫一块的。克莱格斯太太首先给了她一个暖人心扉的微笑，然后和善地与她喝了一杯茶，又从软饼盘中挑了些最甜最粘的饼热诚地要这个西班牙女郎接受。这样，就算这次会面没有发挥什么作用，但至少也给罗茜塔本来就已美妙丰满的身材又增加了几盎司的体重。但克莱格斯太太的计划还只是刚刚开了个头。

“罗茜塔，”她说道，她认定此时吮机已经成熟，“你知道我在为一个老教授做家务吗？”

要不是克莱格斯太太同时跳起来首先把虚弱如干柴枝的老教授模仿得维妙维肖，然后又模仿自己刷、掸和擦的样子，罗茜塔几乎就不能理解这个意外的消息。

“Si, Si(西班牙语，是，是)，”西班牙女郎说，两眼闪着亮光一眨一眨的，“干活，Si, Si。老人，Si, Si。”

“啊，很对，亲爱的。”克莱格斯太太说。“不过我不是惟一给他干活的人。”

又是一阵模仿。

“啊，Si, Si. Jardinero(园丁)。”

“是的，”克莱格斯太太说，“是花匠，他叫拉尔夫。”

她说这个名字的声音那么大，西班牙女郎丰满迷人的脸上立刻掠过了一抹苍白。

“啊，Si, 拉尔夫。”

“对，亲爱的，对极了。你听我说，那个老教授书房里有许多非常值钱的钱币。他的书房，你明白？”

这次出现在罗茜塔面前的，是一副年事已高的学者的画像，上面的学者埋头于书堆中，写完了一页又匆忙地写着下一页，还时不时地拿起一枚稀少且珍贵的古币细而又细地察看着。

“啊，Si。他有古钱，Si。”接着，她的脸色突然一变。“天啊，”她说，“拉尔夫！”

接下来，克莱格斯太太又花了半分钟坐在一种速度惊人的旋转轮上，随即又使帕瑟曼教授的画像复活了，嘴里还滔滔不绝地讲着话。这并没有什么打算，只是要更清楚地说明老人讲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罗茜塔拿起一件外套和围巾，显出一副准备好立即离开的样子。

“快点儿，”克莱格斯太太说道，“我们没时间了。那个拉尔夫2点钟就到那里了。”

她们是没有多余的时间，但在理论上都有足够的时间。从学校外面开来的公共汽车每24分钟一趟；而到教授家去的路程只半小时多一点，那时才12点45分。

可是——

可是各地的公交公司都人手不够，每当这种时候，他们就少发一趟了事。那天未发的一趟车预定在下午1时整经过皇家盖洛韦学院。不过这并不打紧。1点20分的车最晚会在1点55分把她们带到几百码远的教授家里。车准点到达学校，用售票员的话说，晚了5分钟是因为出了点“机械故障”。

克莱格斯太太在路中间放了块木板，不到一分钟就有一辆车停下了。怒气冲冲的女司机把头探出车外。克莱格斯太太快步走了过去。

“非常重要，”她说，“是非常重要的事。我们得在两点之前赶

到哈里曼拐角处。”

女司机没说一句话，马上就打开了车门。克莱格斯太太、米尔霍恩太太和罗茜塔挤了进来。车一开动，克莱格斯太太就开始做详细的解释。女司机变得很激动。不过，她是一个靠乡下人的感觉而不是靠路标或地图开车的女人。一刻钟后，四个人还不知道她们身在何处。

“打个电话，”女司机提议说，“我们必须找个地方给你的教授打个电话。”

“没用，”克莱格斯太太说道，“他工作的时候从来不接电话，就像一个稀罕的怪人。叮铃铃，叮铃铃，叮铃铃，就是电话响破了天，他理都不理。”

“我好奇死了！”米尔霍恩太太插了一句。

“可不是，亲爱的，”克莱格斯太太说，“光好奇管什么用。”

她们继续向前，双眼竭力寻找任何有用的更细微的标志。这时，克莱格斯太太发现了什么。

“那个门柱上的旧塑料袋，”她说，“我记得公共汽车就是从那里开出来的。那儿，是那儿。”

女司机听到有人说认出了一个可靠的标志，立即调过车头。

“我们5分钟后就到了。”她喊道。

“是的，”克莱格斯太太回答说，“现在是差2分2点。”

围绕着谁的表准确，又发生了一场争论。不过她们一致认为，她们来到目的地就2点了。情况确实如此。

“快，”她们终于到了熟悉的拐角处，克莱格斯太太说道。“那边。我们可能还不太晚。他可能还没开始干活儿呢。”

她虽然想像不出那只鬼鬼祟祟的“美洲虎”在发起进攻前如何小心翼翼地在老教授的草坪上干活，但她能想像出，那个像刺一样难对付又顽固不化的老教授正在死命地守护自己的财产。她还可以想像出那些曾经那么难对付的刺，现在却变得如此脆弱不堪一

击了。

车子随着刹车的尖叫声停了下来。克莱格斯太太还没等车停稳就跳了下来。她猛地推开大门，院里空空的。她有一种不祥的感觉。克莱格斯太太就像复仇的女勇士一般急匆匆地穿过未整修的草坪，一下子冲进教授的书房。

教授安然地坐着，手里拿着一枚古币，正仔仔细细地察看着。

“拉尔夫！”克莱格斯太太脱口喊道。“拉尔夫在哪里？”

帕瑟曼教授转身对着她。

“啊，是的，拉尔夫，”他说，“哦，克莱格斯太太，我今天早上在《时代》周刊上读到一篇非常有趣的有关在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进行的研究的文章，证实女性在所谓的非言语交流方面具有非凡的能力。用通俗的话来说，她们的本能是可信的。因此，对于由我自主处理的事，我决定相信你的——嗨——感觉，就在大门上留了一张条，告诉拉尔夫我不再需要他了。是的，你可以相信女人的直觉，克莱格斯太太。你可以把它当真。”

“是的，先生。”克莱格斯太太说道。

超级字谜

伦纳德·芬利·希尔茨

约翰·米诺满面怒容，和他的哥哥分开在桌子的另一端坐下了。“拉尔夫！”他终于厉声说道，“别蠢了，你听我说。我来这里是谈正事的。”

拉尔夫从面前硕大的字谜上抬起头。他知道他弟弟的到来，但打过招呼之后，就立刻又返回到了神秘的空格里去了，而把他的来访者抛到了九霄云外。

“好了，约翰，”他用细小而傲慢的声音答道，“你很清楚我已经不干了。离开办公室的那天，我告诉你只要我活着，就决不再为另外任何一桩生意操心了。”

拉尔夫身材矮小，长着一头打卷的白发，脸色如婴孩般粉红。在他的书房里的这张特大橡木桌后面，他看上去就像一个侏儒。堆在身子两边的各种词典和词库更增加了他的脸给挡住的效果，这样，从窗台往里看，真的就像个矬子一般，他经常失神的双眼布满憎恨的阴影。

约翰哼哼着说：“去你的吧！”他点上一支雪茄，烟头指责般地对着他的弟弟。“你整天坐在那里，填那些该死的字谜，然后从中大把大把地捞票子。我没命地干活，你却要从我的钱中拿走一半。这不就是把一个人一半的血汗给吞占了吗！”

尽管他们在年龄上只差5岁，但约翰·米诺看上去要比他的哥哥小15岁。他个子不高，但由于有女按摩师每天的服务和每晚饭前在俱乐部进行的锻炼，他身体强壮，肌肉发达。他的运动员般的仪表使他看上去比他的哥哥高了几英寸。

看到弟弟的情感爆发，拉尔夫的眼稍稍睁大了一些，接着耸耸肩。他的目光又不由自主地移到了字谜上，几许烦躁的情绪使他的前额布满了皱纹。和下面的说明文字在内，这个字谜有一张报纸大小。有面前这样大一张字谜，拉尔夫不愿有人来打扰。

“我离开的那天你的心气满高的，”他告诉约翰，“你还签了协定。”他的笑在一个空格上犹豫了一下。他的眼睛陷入了空洞的状态，一种全神贯注的雾正在慢慢地降下。

“那是在五年前，”约翰尖刻地提醒他道，“利润还不像现在这么大，而干的活儿却累上两倍。我做了全部的工作，我们没有理由要两个人来分享利益。”

他停下来去看拉尔夫对这些话的反应。由于拉尔夫正在孜孜不倦地用一个非常长的词填着一行空格，他的话所产生的作用实在是微乎其微。没有词典的帮助，拉尔夫很得意自己居然能填出这个词，于是任由笑的幽灵在他那疲倦的嘴角自由地游戏作乐了。

约翰把手重重地砸在桌子上。“拉尔夫！该死的，听着！”

这时，拉尔夫抬起头，约翰迅速地往前一跳，他知道他哥哥的注意力很快就会消失了。“我来是要恳求你，拉尔夫，”他说道，“完全撒手不干。没有那笔收入，你的存款和投资的利息照样能使你生活得好好的。我需要你的股票扩展。”

拉尔夫毫不动情地看了看他的弟弟，然后摇了摇头。“我对你的事不感兴趣，约翰。”他直截了当地声明。

约翰说话了，声音硬梆梆的。“我想你最好有兴趣，拉尔夫。”这些话就是无情的威胁。这些刺耳的声音使拉尔夫没有再次回到字谜上去。他疑惑地看着约翰，但并没有害怕。

“如果我不同意，”他问道，天使般的脸上没有显出一丝感情，“下一步呢？”

约翰坐回到椅子上，似乎变得很和蔼。“下一步嘛，”他答道，“你就自杀吧。”他对此似乎有些得意。